

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出版

李 一 氓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开始出版了。

中国的政府藏书加以编目，自汉朝就开始了，世传刘向的《七略》，就是汉政府藏书的目录。不过当时不是线装书，也不是手抄的卷子，而是竹木简册。班固撰《汉书·艺文志》大体上就是以《七略》为基础而成的。这类书目，魏晋时期叫《中经》，东晋六朝叫《四部目录》或《四部书目》，唐朝叫《群书四录》或《古今书录》，宋朝叫《崇文总目》和《中兴馆阁书目》。不过魏晋六朝和隋唐的书籍大都是手抄的卷子，宋以后手抄卷子少了，大都是木刻印本。可惜这些书目全部遗失了，只留下这些名称。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有明朝的《文渊阁书目》和清朝的《天禄琳琅书目》（正编和后编）。这类政府藏书目录，由于清末民初正式建立了图书馆，这种图书馆书目也编定了不少。至于私家藏书的目录，宋元以来传世的很多。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图书事业中一个专门的学问，叫版本目录学。

书目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查知以前有些什么书，现在还有些什么书，藏在什么地方，搞研究工作的一查便知，是很方便的。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如郭沫若的《管子集校》，就是把各式各样的《管子》刻本搜罗在一起进行校勘研究工作的。

我国国家的中央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曾经有过两次善本书目的编印。其他著名的地方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也都有各自的善本书目。这虽然著录了不少中国善本书籍，但总目是分散的和有限度的。全国解放后，图

书馆事业有较大的发展，中国古籍的保存和搜集，政府极为重视。一九七五年，周恩来总理做出“尽快编纂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指示。这项工作一九七八年开会加以讨论，紧接着在一九七九年开始调查、编撰，到一九八三年全部定稿。全目的分类仍照经、史、子、集加上丛书，共五类。这个分类虽然旧一点，但对于中国古籍，就其内容而言，一时还难以找到一个更好的新方法。仍旧用经史子集分类，暂时还是方便的。这部目录著录了中央图书馆、地方图书馆、文化馆、学术团体图书馆等等的善本书，除台湾、西藏外，藏书机构涉及全国共计七百八十二处。著录的古籍善本共约十三万部。这真可以算是一部全中国的古籍善本的总目录了。这样的总目录，以前从没有过。当然，它著录的全是公家所藏的书籍，私人所藏善本不在内，也可能还有极少数善本，有些图书馆还没有报进去，但总的来说，这两者的数量是很少的。

至于什么叫善本，专家们的意见开始是很分歧的，有的主张从严，有的主张从宽。我以为把善本的概念定的很严不如现在这样为好。一讲善本就是宋本、元本和黄校就未免太狭隘了。

现在这个目录已经编完，经部的目录已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希望史部、子部、集部和丛书四种尽快地陆续出版。现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搞哲学的人希望看到经、子两部的目录，搞史学的人是希望看到史部的目录，搞文学的人是希望看到集部的

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

发行仪式上的书面发言

刘 季 平

同志们，朋友们：你们好。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正式发行，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并表示热烈的祝贺。由于健康的原因，不能出席今天的仪式，深感遗憾并致以歉意。

我国是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有丰富的文化典籍。编辑全国古籍善本总目，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任务，组织编辑出版这样全国规模的大型善本总目，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首先要缅怀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是他在1975年10月发出了“要尽快地把全国善本书总目编出来”的指示，此后全国图书馆界开始行动起来，从全国普查到北京复审，从上海总编到经部出版发行，历经十年之久，动员了全国图书馆界的力量，浸透了直接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们的心血，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同志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直至目前为止，经部已出版发行，丛部已交付排印，史部已经定稿，子部和集部已在总编中，这是很大的成绩，是我国图书馆界、出

版界经过辛勤劳动取得的丰硕成果。在这里，我代表编辑委员会向全国所有关心、支持、参加这一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诚挚的感谢。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辑和出版，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史和文化史上，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事情，不仅满足图书馆实际工作的需要，而且对促进图书馆学、目录学、版本学和其他学科的科学研究的积极作用。我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尽快地高质量地按原计划收其他各部全部编辑出版。另外，我国台湾省和港澳地区及少数民族语言和私人所藏的古籍善本书这次还没有收录进来，还要继续进行工作，将来编辑出版完整的全国古籍善本总目录，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大团结作出我们的贡献，并以此奉献给国内外的学者和人民，传给子孙后代。

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目录，只有尽快把全部书目出齐，才有利于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这部善本书目应该得到我们很好的利用，对于国外汉学家也有好处。从前无论公私书目都是极个别的，现在这部是全国的古籍善本书目，包罗宏富，任何一部从前的书目都赶不上。还是近年中国图书事业一个最大成就。

这样文化部似乎可以向周恩来总理做交

代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文化成就。我还希望国务院和文化部给予重视，对编撰人员给予奖励，对出版机构给予资助。要讲精神文明的话，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精神文明最具体的表现。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五日

（原载《人民日报》）